

來無管帶道人行處合如然

隊隨群者伸手從人覓草鞋

粥飯

贊  
贊

贊

十一月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兩度煩他展鉢盂舌頭誰不辨精鹿醍醐毒  
藥渾休問粒米還曾敵著無  
洗衣

通身脫下笑檉畔一片雲霞浸碧流丈雨不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述

晴難曬眼從教張在屋簷頭

掃地

偈頌  
擬古德十可行

宴坐

蕩盡從前垃圾堆依然滿地是塵埃等閑和  
柄都拋却五葉疊華帚上開

經行

當曾义手去還來多少闇黎踏破鞋金地遙

旋知幾巾老僧一步不曾擡

諷經

竟日巍然萬慮忘脊梁節節是純鋼待教七  
箇蒲團破却與空生較短長

入室

鎧鏹橫按碧油幢叱咤神威孰敢當若是定  
乾坤好手到來那肯犯鋒鏹

薩怛他了悉度提浩浩潮音播口皮清磬一  
聲齊側耳子規啼血染花枝

禮拜

我扣華鯨汝便來區區運水及般柴爲隣逐

索金足下寶華壇多少人來展布單旣自倒

時還自起不知誰覺腦門寒

道話

團團相聚火爐頭商略鴻山水牯牛一語忽  
投人拍手滿天霜月下西樓

示妙上人五首

捩轉西門爺不識瞳開眼孔佛難親一條性

命先拌却要做心空及第人

參禪渾似駁生鐵齒破唇枯未肯休力盡忽

然和口破舌頭施地始風流

三條椽下睡魔窟七尺單前散亂坑笑倒倚

陳如上座驢年將會快平生

工夫切勿墮空閒念念拌身透祖關一剎那

二

間成斷滅依前鐵鑑又銀山

上人忒然不留情和我先師共箇名何似也

吹無孔笛教他千里外聞聲

寄玄鑑首座四首



妾談般若罪無涯項上先擔生鐵枷清淨法  
身膿滴滴令人追憶老玄沙



十萬八千家未遠六根四大病何多撥開眼

裏瞳人看當體潛消佛與魔

棲林衰替不堪憑少室兒孫沒路行肚裏有  
禪須吐却莫留毫髮誤平生

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未  
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忘懷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晝明夜暗絕商量本來成  
現何多事切忌當機自覆藏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戶五千餘卷舊砧基稻花香  
熟黃雲老多少兒孫自不知

偶成十首

簷頭密布蜘蛛網砌下高堆曲蟮泥達磨眼  
睛渾不顧尋常讀作一聯詩

秋雲片片秋空闊秋葉沉沉秋雨寒林下野

人難曬眼眉毛終日不曾乾

五色花狸與赤斑南泉拭眼動慈顏太阿斬

三

斷虛空骨白血橫流滿雪山

青鞋布襪道人家兩眼何曾肯著華飯裏忽  
逢砂一粒無端彈破半邊牙

眼前何是復何非好把龜毛一貫之撞著燈  
籠穿不透是非築殺老闍黎  
睡到五更無箇夢離根壁底亂蛩吟夜來拾

得鐵酸餉擊在床頭鼠不侵  
起引來勾要到官吏曹磨勘事多端誰云欵  
出囚人口得箇驅兒便喜歡

宿雨洗空三伏暑曉風吹動一天秋四時遷

謝承誰力疑殺鴻山水牯牛  
一種秋砧幾樣聲爲憐深夜最堪聽老婆腕

力無多子斷續渾如搗不成

挂帳不須尋閉日出行何用揀良時了知蚊  
蚋非他物家舍途中百事宜

省菴

序

一聲幽鳥到窓前白髮老僧驚晝眠走下竹  
床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爲人散亂現威儀千刦渾如坐片時白日未  
曾輕動著西風吹白兩莖眉

警世廿二首

多生業累入胞胎含水和泥與麼來極目境  
緣遮道眼未知何處得志懷

舉心盡屬輪回業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  
虛無向背常吞一箇鐵渾倫  
聰明盡解諸家語英俊橫吞四庫書這箇念  
頭如未瞽口開都是費分疎  
貧窮致賤富生驕等是無明火自燒倏忽報  
緣顛倒轉方知一點不相饒

貪榮冒寵日忽忽行到窮途興轉濃半點便  
宜非外得無端虧殺主人公  
逆之則怒順之歡天下人情沒兩般肯信順  
窮還逆至眼開休把自心瞞

夢眼未開重做夢青天白日黑漫漫靈臺辛  
是無遮蓋不識何緣轉自瞞

卷

四

四序循環暖復寒獮猴深戀六花村耳聲眼  
色曾無暇念念那知是死門  
把一片心迷得盡又於迷處起規模自繆自  
縛誇能所笑倒西天碧眼胡  
飢來喫飯冷添衣三尺之童也共知一箇話  
頭明歷歷如何開眼恣愚癡

口喃喃地說青黃自謂高才壓當行話著主  
人公分上到頭一點不承當  
衰殘忽忽二毛斑鶴骨雞皮澁又酸老與病  
來呈伎倆笑他皮袋有多般  
業緣牽引入娑婆百歲光陰一剎那換面改  
頭無了當野田添得髑髏多

三百六十段骨節東柱西擰豎又橫不做一  
回枯得盡又來行了又來行  
男兒不肯受人欺意氣英豪也大奇衣底有  
珠渾不顧萬般都是喫便宜  
一條大路如弦直閉眼人人撲現前彼此不  
知緣底事更無人肯賦歸田

五

閻羅王是真彌勒向鑊湯中轉法輪輾到聖  
凡情盡處直教無法可相親  
愛網空虛欲海乾千門萬戶是司南塵塵與  
麼相親者方不謬稱除饉男  
生死且無僧與俗性真那有悟和迷伽陀寫  
寄同參者杜宇聲乾日又西

髑髏未冷氣猶抽尚把青銅照兩眸將謂百  
年多少事徒增幻海一浮沤  
茶傾三奠復三奠一箇髑髏燒不乾業識又

鑽皮袋去鐵人聞也骨毛寒  
火焚水浸與沙埋白骨曾經幾度來早不回  
光休歇去又如何要巧安排

繼

續

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唱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

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閎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

者指師徃參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闇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

十有四寶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雜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峯來證高峯打趨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笪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

者於是高峯書真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皈淮僧子證嘗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

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寔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湖州弁山學者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

鴈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淵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爲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叅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

領師子院至大戊申

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句具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淵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

住大覺師舉首座求泰代己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弟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回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

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

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林至波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

丙辰春

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建大同菴延之東海州癸丑瞿公霆發以兩淵運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

上願謂近臣曰

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

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  
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  
禪師并錫金欄袈裟仍勅杭州路優禮  
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  
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  
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

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  
渙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刺罕脫歡公命理問  
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叅知政事  
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爲  
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  
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

禪師先是騎馬太尉潘王王璋遣衆軍洪鑰  
賈書幣叙弟子禮期請  
上命南來參叩己未秋九月王奉  
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爲  
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  
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

一無古人 真實志氣第二 不把生死無常做  
一件大事 第三 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  
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  
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 凡見學者輒問曰  
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茫無所加對或者  
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

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  
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  
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  
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縑白隨禮無虛日師  
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  
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

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  
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  
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  
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  
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  
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

妾也當知山河天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  
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  
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  
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  
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  
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

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倘存毫髮許善  
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  
乎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  
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  
則曰汝種蔬欲爲誰壅耶汝負畚欲爲誰炊  
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

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波作離散計繼書屬門  
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告停龕祭  
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  
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  
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誠門人其  
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

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  
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  
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  
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  
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  
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

要會底妾念惟具太信根叩已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  
衆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  
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鶴  
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  
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

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  
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  
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  
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  
譬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  
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

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

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歿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肠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詢無怠逾十年親承記

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廝與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詣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薙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爲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

十一

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闇教觀東來問法寔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諱諱諭諭

前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兩遠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

闕庭而卒莫

戶屢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酣不覺醉悅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爲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聰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

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爲嘆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勑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

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脣脣汗腐有遺細葛繫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汎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類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闡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

傳于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胃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土

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槩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叙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想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有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

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

人曰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懶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彌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詢無怠及觀

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名

曰正宗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駿焉駢馬太尉潯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

上親往見之旣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

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闕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世推以爲大辯焉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真能視獨許不肖見見得半邊臯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

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闇詣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

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微心辨見或問曰信心銘闡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

亦不受師踰淮絕江渡淮泝汎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贊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

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

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

十四

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

聖天子使翰林學士奉旨領國子監事阿

隣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謚與塔名而汝集爲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

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律儀爲解脫以交

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關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爲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

雲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

十五

結昇達夤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見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

著無上義達摩之東

憂言多窮

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獨此不遺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爲臨濟玄

高蹈天目右海左江

以表遐曠

十七傳而爲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

師子巖巖置死爲關

孰當吾鋒

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

有造無還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爲

示則絕學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

夫豈好言昏蒙錮深

按提孔艱

錮巖石下書石作宛關而居之閑暑寒十七

如彼滯疾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

爲出一手燭破塗摩

擣齶鍊烹

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巖

紛然百爲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局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大

言亦如是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峯本

悲願深弘智覺所傳

受職度人

公義齋其用以推輯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

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溥

協于皇風永墳終古

天曆二年八月日師子正宗禪寺

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

經筵官兼

爲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

年

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  
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詞臣  
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巖石請於余曰吾師

身栖谷巖名聞廟朝

十六

仁宗皇帝嘗製衣降 詔一再遣使入山致  
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  
改陸師子正宗禪寺 勅翰林學士承  
旨具興趙公譏碑以賜  
英宗繼明寵賚如之逮  
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

樂  
義

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 書  
學士青城虞公奉 勅譏恩言寵數可謂至  
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  
季亦有尊之爲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  
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  
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 聖明遂膺曠典自

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鎧其家而生師師  
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嚮楚唄結趺坐年  
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  
有疑志在叅訣遂登死闌妙髮長不雜衣弊  
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親  
爲其徒剃落獨見師便驩然欲爲祝髮蓋已

十七

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  
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  
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  
高寒廩粟屋村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服  
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脇膚不沾席後於妙言  
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衆歸  
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  
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  
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  
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  
其葬雖無窯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  
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嫗

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缺

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遯其迹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比殫龍漠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博桑襄糧躡屩萬里奔走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

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膝腐奉葛衣以紺拌者師

十八

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縢屩脫包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槧慎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霍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者裨

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爲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即

販佛祖爲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慈悲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教而匪事夫空

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威卿  
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  
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  
身江浙丞相脫羅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  
飲粧望拜高麗藩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  
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

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貴  
孤禪行坐虎豹羣  
神機觸著身火焚  
定目不睹轅門麾

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  
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  
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矣益章而弗  
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廻爲銘詩傳之其徒  
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

十九

如日始出搏桑枝  
崩騰輶赴無中邊  
來者誠汗命髮縣  
其出躍冶流炎煙  
廻復燬擣而煉烹  
醍醐上味投寶餅  
藥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一切入一亦無餘  
問師何由執神樞  
國程華

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國師章異恩

號尊  
賜書入藏開蒙睿

揭若日月行焜煌  
俾人盡證毗耶門  
億劫師言求長存

三

光雲照耀千須彌  
百舍重趼走莫前  
幻以鑪鑪烹金鉉  
不缺則折非龍泉  
叟肉爾骨死以生  
藥香珠幢帝網纓

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慶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

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  
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  
天誅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錄  
三十卷

進呈乞

上達於

宸聰蒙

聖

聖

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

乙覽之清光加

國師之殊號復頒

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

朝旨賜列藏函

聖

聖

藏流通

寵輝山林

聖

聖

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臣揭  
儀斯序於其書之首仍

恩融泉壤此蓋欽遇

聖

聖

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sub>中謝</sub>  
伏聞道匪言傳況

皇帝陛下道隆

聖

聖

覺皇

聖

聖

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  
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玄猷於語于伏  
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  
禪林搖落之秋孰爲依芘住覺海圓明  
之域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默默真參而  
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以廣長舌樹光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明幢攬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  
爲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絕衆音摩  
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  
上達於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  
善達密的理 上表